

世界史图书馆

Mc
Graw
Hill
Education

[美] 杰里·本特利 (Jerry Bentley) 著 | 魏凤莲 译
赫伯特·齐格勒 (Herbert Ziegler)

新全球史

Traditions & Encounters (Fifth Edi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on the Past:
From 1000 to 1800

(第五版)



Mc
Graw
Hill
Education

大学出版社



新全球史

文明的传承与交流：
1000—1800年

(第五版)

[美] 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著
魏凤莲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2-2417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5版．1000—1800年 / (美) 本特利 (Bentley, J. H.) , (美) 齐格勒 (Ziegler, H. F.) 著；魏凤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7

(世界史图书馆)

ISBN 978-7-301-23652-9

I . ①新… II . ①本… ②齐… ③魏… III . ①世界史—高等学校—教材
IV . ① 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315072 号

Jerry Bentley, Herbert Ziegler

Traditions & Encounters, Volume B: From 1000 to 1800, 5th Edition

ISBN: 0077367987 Copyright © 2011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photocopying, recording, taping, or any database, information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This authoriz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is jointly published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This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SAR and Taiwan.

Copyright © 2011, 2008, 2006, 2003, 2000 by McGraw-Hill Education (Asia), a division of McGraw-Hill Asian Holdings (Singapore) Pte. Ltd. and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版权所有。未经出版人事先书面许可，对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以任何方式或途径复制或传播，包括但不限于复印、录制、录音，或通过任何数据库、信息或可检索的系统。

本授权中文简体字翻译版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此版本经授权仅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销售。

版权 © 2014 由麦格劳-希尔(亚洲)教育出版公司与北京大学出版社所有。

本书封面贴有 McGraw-Hill Education 公司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书 名：新全球史(第五版)：文明的传承与交流(1000—1800年)

著作责任者：[美]杰里·本特利 赫伯特·齐格勒 著 魏凤莲 译

责任编辑：张 晗 陈 甜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23652-9/K·100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pkuwsz@yahoo.com.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0577

印 刷 者：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730 毫米 × 1020 毫米 16 开本 31 印张 503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 201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72.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致中国读者



杰里·本特利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愈演愈烈，全世界的人已经被带进了持续不断的全面互动。全球性的贸易、商业、投资、旅游、移民、快捷的通信、文化的交流、飞速传播的疾病以及环境变化，把全世界各族人民拉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近了。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有一点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要理解别人、尊重近邻，同时也尊重距离遥远的社会的权益和事务，在具有不同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的人们之间，应该促进交流和协商，而不是以暴力和冲突来解决争端。

学习世界史，是在不同民族之间建立理解、尊重和交流的最好的方式之一。事实上，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有责任感的地球公民来说，世界史是必不可少的知识基础。世界史这门学问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类的过去，引向人类社会在漫长的岁月里所经历的各种变化、发展和改造。世界史让我们注意到宗教在地理空间上的不断传播这一令人瞩目的现象，也提醒我们关注思想和理念对人类事务的影响。世界史为我们提供了最佳视角，以便研究农业、科学和机械化工业出现以后给人类历史带来的巨大变化。通过对于人类在地球上经历的那些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模式的理解和解释，世界史实际上就是把全球化现象放到了广阔的历史背景之中，让我们对当下全球化现象的认识有了更丰富的内涵。世界史这一研究领域直接面对的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它是一项重要的事业，有助于我们理解自身以及在世界上的位置。

世界史不是对人类过去成就的简单记录。在叙述人类的精彩经历的同时，世界史超越了地方的、区域的或国家的历史，进而产生了两种特殊的社会效益。首先一点，就是培养与不同民族打交道的、建设性的能力。世界史介绍了各民族非常不同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如果对其他民族的社会组织、文化兴趣和历史经历没有相当的认识，那么，就很难理解他们，尊重他们，与他们进行有效的交流。世界史不仅向读者介绍了有关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的知识，而且还把

这些社会看成是历史发展的结果，解释它们之所以存在差异的原因。世界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世界上的某个民族选择以某种方式组织他们的社会，为什么他们自己独特的信仰。所以，当我们融入更广大的世界，跟其他民族打交道的时候，世界史的学习有助于解释我们所遇到的多种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差异。同时，因为研习世界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即便遇到政治、社会和 cultural 上的差异，也没有必要感到不愉快，那不是什么威胁。因此，研习世界史可以为我们在不同社会之间进行建设性的沟通打下基础。

学习世界史的第二个好处，就是让我们认识到人类经历中的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世界各民族之间的互动。在很早的时候，人群就组成不同的社会，理解每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都是重要的，例如，为了理解现代世界，就需要理解中国、英国、俄国、美国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当代全球化的经历也清楚地表明，只考虑某一个单一的社会是不可能理解今天的世界的，理解当代世界需要考虑世界各民族彼此交流的多种方式。在考虑不同民族组织自身社会的独特方式的同时，世界历史还格外关注各民族跨文化交流的多种方式，这种交流深刻地影响了每个社会的发展，也把世界联成一体。通过贸易、旅行、征服战争、宗教和文化传统的传播、技术的扩散、传染病的流行，以及许多其他途径，世界各民族从人类历史之初就开始彼此之间的交流了。在世界历史上，全球化不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当代的全球化的确比早期的跨文化互动更为剧烈，但是只有在人类长期的跨文化互动的历史中，才有可能理解今天的全球化的世界。

最后，学习世界史可以增进我们的理解。它把各个社会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放到更大的全球背景中加以解释，因而，学习世界史会加深我们对自身的理解；此外，它把各个社会在政治、社会和 cultural 上的许多不同之处理解为历史发展的结果，从而增进了我们对他人的理解。对影响了世界所有民族并把人类联成一个整体的跨文化的互动和交流，世界史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由此，我们可以增进对世界本身的理解。这种历史理解是至关重要的，世界各民族在更广大的世界里相互尊重，与不同社会的人们进行有效的交流，都要以这种认识为基础。在今天这个快速全球化的世界里，跨文化的理解、尊重和交流成为一种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素质，而就培养这些素质而言，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世界史。

2007年8月写于美国夏威夷

中文版序言



刘新成
(首都师范大学)

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称“新世界史”(new world history),上世纪下半叶兴起于美国,起初只是在历史教育改革中出现的一门从新角度讲述世界史的课程,以后演变为一种编纂世界通史的方法论,近年来已发展成为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其影响也越出美国,走向世界。

全球史的魅力在于其学术取向,也即“把全球化历史化,把历史学全球化”。

所谓“把全球化历史化”,是要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这种趋势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应。正面效应是造成世界范围内空前广泛的经济合作,使全球资源的生产潜力得以最大程度地发挥。负面效应则是国家之间在接触中产生的不和谐,这种不和谐包含经济摩擦,但更为严重的是文化矛盾,即在全球化浪潮面前,经济落后地区的本土文化认同感面临危机,而这种危机感反过来威胁经济合作的稳定性。在这种形势下,人们,首先是西方人,越来越热切地想要了解世界一体化的起源与过程,越来越迫切地希望从人类历史中寻找解决冲突的智慧。这种热切的要求促使史学家从一体化的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新的观察与思考。西方国家的学校课程设置一向注重适应和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全球史首先被当作“教学内容”,然后才逐渐发展为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这个过程就表明,全球史是时代和社会需求的产物。

所谓“把历史学全球化”,体现了全球史的学术立场。如果说历史学家追溯全球化的发展历程是由于时代的使命和社会的要求,那么怎样追溯这一历程则是当代学术思潮决定的。西方近代以来的史学发展与科学方法论的关系颇为密切。19世纪下半叶,受进化论和科学分类学的影响,西方史学家倾向于把世界各民族分为不同类型,并孤立考察各自发生、发展的过程,因此不同名目的“文明史”在世界史著作中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以后,随着相对论的传播,西方史学家的注意力向不同民族和地区之间的“相对性”和“关联性”转移,体现“全球互动”的世界史便应运而生。后现代主义思潮直接推动了全球史的诞生。后现代主义从

批判现代社会的弊端出发，颠覆了现代主义“神话”，进而对以解释“现代主义神话”为己任的西方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反思。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的全球史学者指出，当前学术的任务不是“解释”、而是“重新理解和认识”人类历史；因为“解释”是从既定的理论框架出发，戴着有色眼镜来看历史；而“重新理解和认识”则意味着突破旧框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西方人类学家对文化因素的高度重视和平等对待异质文化的主张对全球史学者也有重要影响。按照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存在，而只能处在与其他文化的持续接触与碰撞之中，并在不断吸收异质文化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就此而言所有文化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合文化。这些观点为历史学家分析不同国家、民族、地区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维度。近半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学术交流扩大，西方学者对非西方世界历史文化的认识明显加深，这为他们破除成见、将非西方历史文化纳入研究视野提供了条件。由于以上种种，全球史学者将自己的学术任务确定为：在阐述全球史的同时，建立“全球普适性的历史话语系统”，“使历史学本身全球化”。

经过 40 余年努力，全球史在以下五个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和进展。

第一，否定了“国家本位”，以“社会空间”而不是“国家”作为审视历史的基本单元。现代人文社会学科形成于 19 世纪的德国，当时的德国内忧外患，内部四分五裂，外部强敌环伺，在这种形势下，增进民族认同、促进国家统一就成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文社会学科的使命之一。同时，当时德国盛行科学崇拜，历史学也追求“绝对客观”，主张“让史料自己说话”，档案特别是国家档案成为描述历史的唯一可靠依据。这样的结果就是，历史学甫问世即成为以国家为本位的政治史学。后来先后出现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国际关系史等等历史学分支学科，同样都以国家作为基本分析单元。

在西方史学中，最早突破“国家本位”的是上个世纪 70—80 年代兴起于意大利的“微观史学”。“微观派”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是最值得关注的研究对象，而与日常生活关系最密切的并非国家，而是一个个具有内聚力的生活圈子，这个生活圈子就是“社会空间”。

全球史接受了“社会空间”概念，但将其从微观放大到宏观。全球史学者认为，在描述人类历史进程时，以国家为单元势必过度强调民族或文化的独特性和排他性，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宣扬的“对于优秀文化而言，越出国界的交流有害无益”的观点就是一个证明（本特利：《20 世纪的世界史学史》，《世界历史》

2004年第4期,第123页)。全球史学者指出,以国家为单元的世界史范式存在三个明显缺陷:一是物种(包括农作物、动物等等)传播、疾病蔓延、气候变化等等“超越国界”的现象被忽略,而这些现象对全球历史发展曾经产生过重要影响;二是每个社会都是全球的组成部分,但每个社会都不是孤立存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互为发展条件,相互之间的竞争、交融、碰撞以及力量对比关系都是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由于这些动力不发生在国家政治框架之内,因而长期被忽视。三是淡化甚至抹煞了人类文明的共性,女性地位等具有普世性的问题得不到清晰的说明。全球史学者认为,世界历史的基本叙述单元应该是具有相互依存关系的“社会空间”,这个“社会空间”可能覆盖一个局部地区,也可能覆盖整块大陆、整个大洋、半球乃至全球。

第二,关注大范围、长时段的整体运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全球史学者认为,社会空间是因不同原因、以不同方式、不断进行重组的统一体;决定其统一性的因素既可能是自然地理环境,也可能是人类自身的组织行为;无论由哪种因素决定,“社会空间”的不断重组都使世界日益成为一个彼此密切关联的人类生存空间。基于这一认识,全球史学者的视野空前开阔,他们所关注的不仅是跨越国家和种族的经济互动、技术转移和帝国扩张,而且包括影响各个文明之间互动的自然环境变化、移民潮流、疾病传播、观念和信仰的演变等等,许多被传统史学研究所忽略的重要现象因而被揭示出来。在公元600年以后的上千年时间里将中国、印度、波斯、阿拉伯、印度尼西亚甚至东非等文明区连为一体的“环印度洋网络”,以及从生态变化和物种交流角度重估地理大发现意义的“哥伦布交换说”,就是由全球史学者提出并震动世界史坛的“新发现”和新见解。

第三,重估人类活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在西方史学史上,20世纪是科学化的世纪,强调客观社会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认为人类主观行为在社会结构的“铁律”面前无能为力。布罗代尔高度宏观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叙事是结构主义史学的代表;而后现代主义总体而言是反对结构主义的,认为所有结构框架都是启蒙运动以来理性主义话语系统编织的神话,是约束人类行动、剥夺人类选择权的欺人之谈。全球史学者虽然深受后现代主义影响,但他们并未彻底否定“结构说”,而是对这一理论进行丰富和补充。比如关于地理大发现,全球史学者指出,由于欧洲殖民者带来的病毒引起印第安人大量死亡,而殖民者从非洲贩来充当劳动力的黑人奴隶具有适应热带气候的天然优势,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殖民者对美洲的征服获得了成功;而由于欧洲殖民者成功地

征服了美洲，玉米、马铃薯等美洲作物品种才能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从而造成全球的粮食产量和人口数量显著增加；由此可见，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全球巨变并不是社会经济结构运动的必然结果。但是全球史学者指出，社会经济结构运动也并非对这一历史巨变毫无影响，因为地理大发现毕竟始于哥伦布等人的冒险远航，而这些人之所以冒险远航，也是由于各种利益和愿望驱动，是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由此全球史学者得出结论：人类活动虽然具有多向性，虽然有着选择的余地，但选择并非凭空进行，也不是绝对自由的，而是由既定条件决定的；因此，既不能认为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一切，也不能忽视社会经济条件的决定作用；而应当把自然生态变化、人类主观活动以及自由选择余地等等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放在一起，综合考虑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从而避免片面性。

第四，从学理上破除“欧洲中心论”。“欧洲中心论”是同西方近代历史科学一起诞生的。受进化论影响，西方近代史学以不断“发展”的社会为研究对象，史学家们基于对文艺复兴以后世界变局的片面认识，认定只有欧洲国家才是不断发展进步的，其他地区则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只有欧洲国家的历史才属于史学范畴，对中国、印度、波斯等“停滞文明”的研究属于东方学，对“未开化”的非洲和澳洲的研究则属于人类学。进入20世纪以后，马克斯·韦伯奠基的西方发展模式理论和以布莱克等人为代表的现代化理论家，把欧洲发展模式树为“理想模型”，客观上进一步强化了“欧洲中心论”。不应否认，在西方学术界，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同样由来已久，其中既包括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也包括在学术实践层面对非西方世界给予更多关注。但这些做法是否就意味着摆脱了“欧洲中心论”呢？自上世纪末叶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认为，仅仅宣称抵制西方立场，或仅仅在历史著述中增加非西方世界的比重，并不能真正超越“欧洲中心论”；因为“欧洲中心论”本质上是学术话语权的问题，是现代话语系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要无法改变欧洲国家在当代世界的强势地位，只要资本、市场、帝国等等一系列与现代性相关的概念依然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知识界感知、解释和评价世界的基本出发点，那么就不可能彻底摆脱“欧洲中心论”。所以美国学者查克拉巴迪（Dipesh Chakrabarty）悲观地预言，既然整个现代知识体系都是欧洲人确定的，并且已经被全世界所接受，那么彻底改造历史学中的欧洲中心主义就是无法想象的。

全球史学者却不像查克拉巴迪那样悲观。作为西方学者，他们承认跳出自身的局限是很困难的，但他们并不愿意因此而无所作为。在学术实践中，全球史学

者为从学理上颠覆“欧洲中心论”的确做出很多努力，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自觉地抵制“从现实反推历史”的思辨逻辑，即反对从欧美国家处于强势地位的现实出发，苦心孤诣地在欧洲国家内部寻找其“兴起”原因，围绕“西方有什么而东方没有什么”的问题兜圈子，不遗余力地挖掘“欧洲文化的优秀传统”，为其贴上理性、科学、民主、进取精神、宗教伦理等等光彩的标签，直至将欧洲树立为全球的榜样。全球史学者通过宏观综合分析指出，所谓“欧洲兴起”，只是人类历史上特定时期的特定产物，从中挖掘“普世性”的“文化特质”只能是制造神话。二是他们自觉地突破强调社会特殊性、文化排他性、经验地方性的史学传统，转而强调各社会之间发展的相关性和互动性，突出影响各个社会的共同因素，将每个地区的发展都视为更为宏大的自然与社会结构运动的一部分，淡化单一地区或国家的个性和特殊性，这样也就淡化了欧洲国家的榜样作用。

第五，重新审视地区史和国别史。全球史学者并非只做宏观研究，相反，他们中许多人的研究专题是地区史和国别史，只是在“全球史观”指导下，他们的研究范式与过去的地区国别史研究截然不同。全球史学者研究时，总是把某个地区或国别放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内来考察，在这里“更大的空间范围”并不意味着像传统做法那样，仅是在进入“正题”之前简单交代一下“国际背景”，而是以阐述“小地方与大世界双向反射”为宗旨，既强调局部地区（“小地方”）的发展乃是与之关联的外部世界（“大世界”）变迁的结果，又要指出局部地区的发展对外部世界的影响。在他们看来，每一部地区国别史都可以同时作为一部世界史。上个世纪末，一些美国史学家提出运用“全球史观”重新书写美国历史，引起巨大反响，并形成“美国史全球化（Globalizing American History）运动”。参与这一“运动”的史学家认为，约自1500年开始，全世界只存在一种历史，即全球史，脱离全球运动奢谈“美国例外论”，纯属井底蛙见。他们指出，美国的历史不能从建国算起，不能从北美殖民算起，甚至不能从哥伦布登陆美洲算起，而应该一直追溯到中世纪欧洲形成的探险精神和11—14世纪沟通欧、亚、非三洲的贸易网络，从这一高度宏观的角度来看，美国的“特殊性”只是“变异”而非“例外”。

全球史作为对以国家为单元的传统世界史体系的突破，最初表现为多种阐释方法和审视角度，其中既包括环境史、瘟疫史、语言传播史等“超政治现象”研究，也包括妇女史、移民史等普世性描述，更包括跨国贸易、商业网络、比较政治等“跨国境”的专题研究。但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全球史的指向渐渐集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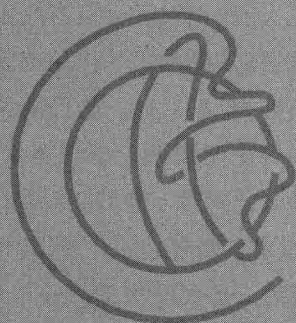
于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connection），而本书作者本特利恰恰是对这个基本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他率先提出“跨文化互动”（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的命题，指出不同的社会或文化作为一个共同体无论如何是独立存在的，然而独立不等于封闭，不同文化的独立性与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是并存的，而全球史既以解读全球发展为使命，其中心任务即在探讨“独立”与“交往”的关系。本特利认为，“互动”是这一关系的本质。“互动”与“关联”不同，“关联”是客观存在，“互动”则含有主观努力的色彩，所以毋宁说，本特利所追求的不是描述地区间存在联系的事实，而是探讨造成这种联系的机制，即文化交流与融合的机制，并把这种机制视为全球历史发展的根本机制。基于这种认识，本特利成为将西方传统文明史体系与当代全球史观成功“嫁接”的第一人。他的成名作《旧世界的相遇》（*Old World Encounters*, 1993）和教科书《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沿用了将世界划分为不同文明的历史编纂法，但是他的着力点并不在于描述各种文明的兴衰，而在于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互动以及互动过程中各个文明的变型。在说明互动机制方面，本特利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与历史上曾反复出现的跨地区技术传播和病毒传播相比，文化传播所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因为每一种文化对异质文化都持顽强抵制态度，主动推进文化融合的事例在历史上虽然并非没有，但毕竟罕见。本特利认为，虽然文化传播的总趋势是核心文化从文明中心向外扩散，但扩散过程相当缓慢，而且在扩散过程中原有的核心文化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因素。第二，全球运动的总趋势表现为互为因果的三点：人口增长、技术不断进步与传播、不同社会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具体说来就是：人类在几千年文明史中因种种原因而不断迁徙，逐渐遍布于地球上几乎所有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形成过近千个社会和文化体系，组成并重组一系列或大或小的商业和交流网络，创造了多种互相借力、互相利用的方式，并造成物种、技术、理念的传播，传播的结果是提升人类的繁衍能力和社会组织能力，造成人口总量增加，而人口增长又将导致交流的数量和质量在更高层面的轮回。本特利的这些富有创意的观点得到全球史学界的广泛认同，他为全球史所规定的移民、社会发展、商业、帝国主义、生物交换、文化融合等主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球史学者集中探讨的课题。正因为如此，他撰写的教材被视为将全球史观运用于通史编纂的成功尝试之一，他本人也进入当代全球史少数代表人物之列。

作为时代的产物，全球史反射出当今世界的七色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纯粹学术现象透射出的明显的政治色彩。在意大利，20世纪初中左派政府当政

期间，全球史教育在中学和大学全面启动；而中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以后，全球史教育普及的趋势戛然而止。在美国，全球史的积极鼓吹者和推动者大多属于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全球史试图纠正西方人在认识人类文明史，特别是世界近代史方面存在的傲慢和偏见，带有消解西方传统价值观的倾向，所以它在西方的影响力超出了史学界乃至学术界，逐渐变成一种政治态度，以至出现“全球史信仰”之说。全球史略显激进的政治倾向也导致了学术上的得与失，这是我们在评价全球史时需要注意的。

作为一种建构世界历史的新方法和新理论，全球史观目前还不能说完全成熟，还存在明显的理论缺陷，举其要者，至少有两点。其一，忽视社会内部发展的作用。虽然全球史学者承认，无论是对社会自身的发展而言，还是从推动全球发展的角度来看，各社会内部的发展即内因的作用都是重要的；但也许是考虑到前人的研究已经比较充分的缘故，他们对这一方面的关注显然还远远不够。其二，作为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史学流派，全球史学者从解构现代主义出发，否认“终极真理”的存在；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对探讨自然与社会相结合的整体结构影响人类历史的规律孜孜以求；两者之间，岂非矛盾？

如何构建世界历史体系，是我国史学界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上世纪80年代吴于廑先生曾经指出，对世界各地之间横向联系的研究不足，是我国世界史学科的薄弱环节。吴先生此说在史学界同仁中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对横向联系的研究仍然没有明显起色。由此可见，借鉴全球史观，在全球整体视野下着重审视各个地区、各个社会、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之间的横向互动关系，这对于我国世界历史学科的发展来说，的确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也不能全盘照搬全球史观，中国学者对于人类历史进程应该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和表达。目前世界各国的全球史学者正在共同努力搭建世界史学科平等对话的平台，我们应当利用这种有利条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



前言



从第一版开始，《新全球史》就不断实现着新的突破。它探索了世界历史这一宏大的体系，将其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类追求个人和集体利益的结果。它也为历史提供了一个全球的视角，关注各个社会的独特性，同时也关注不同社会之间的联系。它将清晰的时间框架与传承和交流这两个主题紧密结合，使沉重的历史故事既易于掌握又更加迷人。从一开始，《新全球史》就提供了一种全球历史的包容性视角——这种视角对当代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有意义的，也是适用的。

—《新全球史》如何帮助学生理解他们所读到的内容？

—它把学生与世界历史故事联系起来。

以严密的结构把全球史分为七个时代 怎样才能使理解整个人类的历史成为可能？人类社会复杂多样，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收集和整理大量信息，这对于世界历史的教学来说，是一项令人望而却步的挑战。《新全球史》回应了这一挑战，它按照时间顺序分成七个部分，使学生能够理解世界的发展，同时也探索了世界历史中更广阔、更宏观的主题。

地理背景下的迷人故事 每章开篇的“见证者”小插曲讲述了迷人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些人物和事件塑造了世界历史；同时，备受好评的地图体系为历史知识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把世界历史中的“who”和“what”（人类个体、交流和交换的网络、重要事件和全球进程）与“when”和“where”（时间和地理背景）清晰地联系起来。

—《新全球史》怎样指导学生不再把历史看成是各种史实的杂糅，而是当作一种与历史互动的亲身经历？

—它把学生与世界历史的经历联结在一起。

两个主题构建了全球人类经历的复杂性。从第一版开始，《新全球史》用书名中的两个并列主题为宏大的世界历史确定了焦点。“传承”主题关注独特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传统，这是各民族自主设计、旨在管理自身社会和事务的方法：

- 不同民族设计了什么形式的政治领导方式？
- 各民族怎样利用自然资源为自己提供了食物、居所和其他必需品？
- 各民族以出身、阶层、财富、性别、种族或其他标准为基础，发展了什么形式的社会组织？
- 各民族信奉着什么样的宗教信仰？探索着哪些科学和哲学观念？追求着哪些艺术和文化实践？

“交流”主题关注交通、交流和交换的网络，这些网络通过多种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将单个的社会联系在一起。

- 为什么个人要离开自己的社会到更广大的世界里进行探索？
- 他们与其他社会里的人之间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
- 为了支持不同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建立了什么样的交通、交流和交换的网络？
- 这些交流对某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的交往产生了哪些影响？

通过各章和各部分的新特点，《新全球史》第五版中的这两个主题比以往更加明晰。学生们掌握了能使他们超越历史史实的资源，批判性地观察历史，分析原因和结果，认识世界不同地区在不同时期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深挖世界历史故事——不仅针对“who”、“what”和“where”，还针对“why”和“how”——的含义，学生们得以理解人类的历史。

—《新全球史》怎样让学生理解阅读材料，批判性地思考重要问题，并为论文和考试做好准备？ xviii

—它将学生与您在世界史教学中的成功联系在一起。

综合性的章末教学法和当代学术“大事年表”概括了每章最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观点”部分是每章结尾的总结，是对重大发展的简短评论。“进一步阅读文

献”在第五版中全面更新，论及了与各章主题相关的重要著作，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提供了资源。书尾的“术语表”帮助学生们巩固陌生的名字和专有名词。

第五版的变化

第一部分 早期复杂社会（公元前 3500—前 500 年）

第 1 章 史前时代

改进了对早期智人和直立人使用语言和交流的讨论，拓展了对农业起源的讨论。

第 5 章 东亚早期社会

拓展了对周朝使用铁制武器的讨论。

第 6 章 美洲和大洋洲的早期社会

拓展了对美洲和大洋洲移民的讨论，改进了奥尔美加人对中美洲的影响的讨论。

第二部分 古典社会的形成（公元前 500—公元 500 年）

第 7 章 波斯帝国

改进了对薛西斯统治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讨论。

第 8 章 中国的统一

改进和拓展了对秦汉皇帝的官僚体系和班昭专著的讨论。

第 9 章 印度的国家、社会和对救赎的探求

对犍陀罗艺术有了新的讨论。

第 10 章 地中海社会：希腊阶段

改进了对苏格拉底的讨论，对希腊在科学和数学上的贡献做了新的讨论。

第 11 章 地中海社会：罗马阶段

对海上航行做了新的探讨，拓展了对地中海贸易的讨论。

第 12 章 丝绸之路上的多种文化交流

拓展了对季风系统和海上航行引起疾病传播的讨论。

第三部分 后古典时代（500—1000 年）

第 13 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

改进和拓展了对阿拔斯首都巴格达和文化适应性的讨论。

增补了新的“历史文献”：穆卡达西对 10 世纪末伊拉克的描述。

第14章 东亚地区帝国的复兴

改进了对武曌和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讨论。

第16章 基督教的两个世界

以前数版中第13章的“历史文献”——图德拉的本杰明对君士坦丁堡的描述——出现在这一新的章节中。

第四部分 跨文化交流的增速（1000—1500年）

第17章 游牧帝国与欧亚大陆的融合

对中亚的游牧民族做了新的探讨。

增补了新的“历史文献”：威廉·鲁布鲁克对蒙古人性别关系的论述。

第18章 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国家和社会

对杰内—杰诺古城做了新的讨论，改进了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奴隶贸易之影响的讨论。

第19章 日益增强的欧洲影响力

对拜占庭帝国的衰落做了新的讨论，改进了对中世纪盛期基督教的影响、博戈米尔和清洁派异端以及1095年十字军东征的讨论。

第五部分 全球一体化的缘起（1500—1800年）

第22章 跨洋交流与全球联系

改进了对“哥伦布交换”在粮食作物、商品和动物以及世界人口增长中之作用的讨论。

第23章 欧洲的转变

对包括夏德莱侯爵夫人在内的著名女性科学家及其在16世纪和17世纪对科学的贡献做了新的讨论。

增补了新的“历史文献”，节选自约翰·洛克的《人类理解论》。

第24章 新世界：美洲和大洋洲

新增了对种族和民族影响殖民社会中的社会等级的讨论。

第27章 伊斯兰帝国

改进了对现代早期的奥斯曼帝国和三个伊斯兰帝国的讨论。

第六部分 革命、工业和帝国的时代（1750—1914年）

第28章 大西洋世界的革命和民族国家

改进和拓展了对美国、法国和海地的革命战争的讨论。